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網山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王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綱山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綱山集八卷宋林亦之撰亦之字

學可號月漁福清人林光朝嘗講學莆之紅

泉及卒學者請亦之繼其席趙汝愚帥閩以

亦之行業上於朝未及用而卒景定間贈迪

功郎學者私謚文介先生亦之得光朝之傳

以闢異端明正學為己任其文章亦以峻潔簡峭為工原集刊於紹定辛卯劉克莊林希逸皆為序之其推重甚至今觀集中所載祭文大多至六十餘篇祝文聘書又二三十篇以及青詞募疏之類不軌於正者亦攬入其間編次殊為猥雜蓋必其歿後遺文零落門弟子掇拾叢殘不加別擇遂至瑕瑜並見未必盡出其生平得意之作然艾軒流派當時實

自成一家其詩法尤為嚴謹克莊謂亦之律
詩高妙處絕類唐人希逸則謂其格制精嚴
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雖所評不無太過要
其研鍊適密亦自有能別開生面者即寥寥
數章固未嘗不足以稍覩崖畧也乾隆四十
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	--	--	--	--	--	--	--

網山集原序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受業
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
業不著於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興間南方學者皆師
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
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
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
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

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
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
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
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
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陵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
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
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
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

克莊復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
月魚先生前史官劉克莊序

網山集原序

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於人能於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湮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芒芒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於人物之中卓然有見於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於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於他日今夫泮沔禪仍衰榮霍忽

其摧敗朽落鼓萬物者何嘗少靳之至若劍埋鼎沉一
混泥滓則精芒夜出妖恠見焉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
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不輕委歟見伏遲速特以時爾
然以余觀之月漁氏竊惑焉據槁梧吟空山生無一事
如其意年纔五十死死未五十年而子孫餅盜不守松
楸且幾禿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
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掩鼻嚇去是豈能必
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棄至是儻所謂鬼神是耶非耶

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漁者乎人心具存太虛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或者之說尚庶幾焉吾黨寶而矻之可也先生諱亦之字學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於艾軒自號網山人月漁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而祠於縣庠也今上辛卯後先生之生百有三年承學從事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序

希逸甲申客壽陽嘗集艾軒月漁二先生之詩序而

名之曰吾宗詩法今十有五年蹉甫以是集來求余
文俾書其首故快偶遺追憶不復得手先生之文重
有所感因更敘數語云爾若其格制精嚴趣味幽遠
具吾宗正法眼者當自知之不待予言也既書遂以
歸之橫塘劉氏

欽定四庫全書

網山集卷一

宋 林亦之 撰

古律詩

奉題林稚春半菊花枕子歌

故人所說菊花枕似把冰九月下飲秋水一雙明炯炯
數在青囊第一品狂風江上吹蒹葭此物往往得之稀
康阮籍家閉門誦書二十年眼睛損盡生空花建陽小

作著頭書殘更燈火亂蟲魚石渠文字大如斗場屋歲
月又不偶却來南山青草邊東西四至盡為菊花田手
提長筐向山曲一下收拾三百斛昨者昏寐才起來解
把簷頭小字讀乃知妙物通羣一作神仙一切藥裹應棄

捐

奉酬稚春梅花行

稚春云草堂梅花一枝大不凡
新詩見餉却不曾寄花來因道

此意以
奉酬耳

草堂梅花千萬枝新詩品題何太奇可憐一枝非凡羣

賞心何人空自珍請與君談別花人如或見之當俯身
西湖一帶何蒼茫娟娟數枝臨水傍上有幽人眉骨橫
終日對花情意生花如秋月照芭蕉人似春風吹野苗
人與花枝自相親一篇至今吟如新胸中若有一點塵
縱對此花無精神平生不識市沽兒四更誦書長苦飢
摩挲此腹遠疎籬笑折花枝花自知

戲題稚春杜少陵詩集

十年蕭蕭去武林橐中唯有謫仙吟君今失意還山窟

少陵詩集如明月自恠平生每相似窮愁嗜好亦如許
飯顆山頭舊相逢安得娟娟同處所故人語我明年冬
或騎大馬長安中或倚書樓頭如蓬即見雙劍終然同
我聞此語驩且劇視君狀貌如其筆兩目津津可終遁
此物應歲月魚室月魚文字非時好已問菟裘吾將老
綠煙亭下黃花時兩手抱取歸柴扉

和李監倉諤欲遊龍卧山以海風大作不果往

枉蒙龍卧篇如睹藤蘿境十年招隱士欲到此山頂坐

石誦離騷掬水弄清影無人同荷鋤長愧林下景昨者
逢李侯一笑便驩領為言有明月公事且暫屏騎驢學
賈島捫蝨喚王猛雙鑣雲外來斜帽不須整夜投招提
宿聽雨寒更永論文到昌黎說詩笑匡鼎悶人數日風
何時發深省

丁亥九月十六夜偕李監倉宿龍卧山中聽雨看
月同時事也所謂魚與熊掌兼得之賦詩一篇
以紀其事

相喚此山來狂風吹我衣把酒桂花下山雲片段飛掩
門雨初滴開門月還上倚樹看月明半山間雨響人間
有佳景詩句頗發越何曾似今夕聽雨還看月

九月晦日登烽火山

興來走上烽火山著足不定秋風寒四邊黃茅滑如雨
低頭一看毛髮豎幾年要到紫菜鄉大練小練并東牆
如今一時在眼傍白雲浮水天茫茫酒闌更欲弔虎屋
無端日脚相催促一奴魁髻一跛足逐我下山如野鹿

見獨斯行叔綺子為赴春試一出江頭送別殊令
牽懷聊為巴關行一首以道此意云爾

巴關獨還歲月深相送出門自沉吟十年交舊總如許
狂歌一曲傷人心今人讀書如過客壺殮只向市頭索
吾曹苦思腸幾穿安得相逢不索莫念我平生弄典墳
六月北牕長閉門雕肝篆肺得一句旁人袖手評其文
思量至此復一笑如何躍馬追年少我今聞說有場屋
兩耳如聾怕聽得網山山下月魚亭就船買魚活煮羹

何時挾冊此來歸
議論不到吾縱橫
故人年幾今猶未
正好款門問知己
時命相遭不用多
或在半言并片紙
老人校書紫雲樓
相見或問吾因由
為言索處海水頭
蓬萊方丈不可到此心
日夕徒生憂

秋夜同章三十九弟次邠宿延慶山中紀遊一首

芭蕉月上照牕扉
屋裏老僧眠不知
起來樹根飲一盞
舉頭忽是三更時
藤蘿一處一處好
我亦持盃隨處坐
山雞忽叫野鐘鳴
滿地西風愁殺我

古意

深夜步秋檐
明月照石階
所憶不可見
乃愛徒興懷
我欲掛天帆
長江風浪摧
我欲跨綠耳
蒼林煙雨回
只有坐長想
佳人安在哉
何時覲來袂
雙目罔罔開

邑大夫范文處義
寵示廣陵餘事
泠然誦之
歷歷慘惻
如在目中
輒賦短篇
紀所聞也

嘗閱淮南圖
蕭蕭草屋少
人居及讀廣陵集
惻惻我心欲垂泣
吁嗟戀鄉國
生死不肯去
邊笳繞一動
殺戮先

此土可憐此土人父子無白頭不死於飢即死戰性命
只在道旁溝更聞維揚有鬼市銅錢須臾變為紙都緣
白日殺人多所以冤魂有如是君侯壯思凌雲空青衫
匹馬戎幕中當時轅門眼所見長歌短歌淚如綫少陵
嶮崎夔峽路一切悲愁託詩句至今太史不足憑惟有
此詩為可據紹興辛巳淮楚功紛紛予奪或異同他年
石渠訪遺事為說東陽有蔚宗

范宰登瑞峰塔續蒙寵寄古篇輒次來韻

平明眺遠目蒼波吐紅暎已瞻大鼇網復矚鷓鴣門宿
醒雖已解衫襟猶酒痕憑陵不可羈徃徃天欲捫却憶
去年時舟役勞朝昏幼婦帶桎梏嚼飯不敢吞今年復
此役溪山恣討論為有陶元亮心胸如阜坤

范宰見寄遊草堂誰謂漁鹽市之什輒同賦一篇
不用元白唱酬之法

誰謂魚鹽市乃枉大夫軒既登雲霞觀更尋薜蘿村松
枝何夾道萱草況當門借問阿誰家此為故人園倚竹

坐半日論詩到初根愧無捫蝨姿敢辱輟鸞言勞勞青
衫客莽莽紅塵奔所至有山水何曾解討論君侯食肉
相杞菊為心魂一縣固多事終朝如山樊行旌遇佳勝
呼賓羅芳尊有此幽寂趣從容以剗繁

范宰同鄭簿公敏應尉振送戰船至海上招野人
同遊賦得可月湖一篇奉呈

可月湖邊送戰舸長嘯便欲凌清波好風吹帆如去馬
鼠曹若可雙手把青天無雲水初漲一山兩山浮水上

平生膽意少羈束叩舷長歌心益壯生平誦書口啾啾
何似一日觀滄流厖眉太史足重繭盡驅百怪歸筆頭
羣公楚楚皆人物我亦自忘布衣拙恢諧莫續濟川君
可無一詩記明年一作月

丈人行答通平林薄

丈人乃泉州人嘗客紅泉與艾軒論樂律細山不知其

姓名但稱丈人尊之也其後乃子又寄書於林宜季石笋之喻美之也

祖龍一出羣儒怒滔滔稷下如抽縷樂以聲傳非文字
千年闕斷無人補昔有丈人壺山前紹興甲寅乙卯年

定律不待繁黍起瓦缶皆可成宮徵更言吹律隨隆汙
百世不以一聲拘此法漢魏周隋無紅泉得之延坐隅
一時河漢東西奔姓氏胡為旅人門我欲相栩還皇墳
要以六琯為根原九簫鼓吹百物和羽衣狼藉漁陽戈
須信樂能召太平非是太平為樂歌丈人宿草飛氈氈
乾旋坤轉誰更堪忽有尺紙如春蠶遺音石笋天一南
三更把書不成眠四更起坐霜月懸五更開門欲上馬
至竟此人何山下

賀江宰濟生朝

清秋八月月未弦
河陽市上謳聲傳
今年百姓杯飯足
敢不祝公長命篇
青衫白馬鳴琴初
適逢吁嗟舞羣巫
日維對案愁眉紆
退食皇皇雙頰癯
家雖貧困仰母慈
村村樂業無逃逋
况此一熟十年無
東家西家禾滿車
窮儒如儂四壁立
亦有甌窶可讀書
縣人安得此豐歲
實以善政吾非諛
昨者越上人苦飢
公一主簿何能為
自穿滄海告隣糴
所視身命半縷絲
長風駕浪海波黑

舟人各各面如墨尚據胡床取紙筆為文憤怒罵風伯
翩翩盛名日以起四海識公從此始總為六齧帶歸去
何哉雙鳧更來此陰德由來活人多龜齡鶴算定爾過
况當竹下圍碁日繽紛百福連山河

荆楚風俗八月初四日鄉人於竹下

圍碁勝者獲福也

奉酬監鎮梁丈所惠臘梅之什

臘梅好好花枝閒官亭楚楚歲事閒思量窮冬損情思
感激芳意生容顏孤標不是如許骨野落可能禁此寒

誰信魚鹽屈詩客三更遶樹興未殘

答稚春送瘞鶴銘

烹魚蒙尺牘瘞鶴有殘碑老去無他好朝來愜所思幽
懷增感激妙處自傾歌喜劇還生嘆如今愛者誰

答稚春所寄詩卷

不見幾多日詩篇句句新沉吟堪膾炙塗抹更精神世
俗難知己文章却解貧竹窓休苦思思苦轉愁人

草堂同爨呈稚春

雲錦堂前花作堆尋幽養靜屬吾儕
高高下下黃柑樹曲曲斜斜碧草階
數點遠山如越縣一條寒水似秦淮
龐公父子能留客我亦三年忘客懷

奉酬監倉李文金橘銀魚之什

為有風流賀季真道齋從此往來頻
錦囊牙軸詩千卷金橘銀魚酒一巡
見我每呼蓮社客看君還是竹林人
有時夜話寒更盡明日相逢語又新

九月登龍卧山

丁亥九月同李監倉宿龍卧山越三年復與二
曹叔姪海陽章尉為此遊而監倉已沒矣今茲
九月二曹并海陽又不可見首尾凡八年有是
存沒對酒悲慨情見乎詩

復此雲山飲吁嗟空自勞三迴看杞菊兩度歎蓬蒿昨
者唯傷李如今更憶曹海陽真俊逸一等野墳高

九月遊龍卧山留一夕明日值雨坐超上人房偶

題

野興更周遭應遲問大刀山房逢雨好人意與秋高多
謝烹鮮乳還令厭濁醪重來須累少款款聽蕭騷

歲晚山樓書懷

攤鼓逢逢起江邊歲又除哦詩猶古木高枕尚僧居脚
垢時忘洗頭蓬月懶梳自應塵事少非我故耽書

秋試歸訪綠煙亭

竹逕縈紆去相逢情若何江從木杪見秋向菊邊多謾
有風濤想如今歲月過唯於交舊裏聽取碧雲歌

陳文煥秀才所宅近市憑樓一望西山宛然墮几
案中縣之豪雋唱酬不下數十百篇野人後來
承聽許不必次韻故為之賦一首

西山簷外見何必鹿門行近晚市聲合疎簾野意生終
朝如此好初月更多情却愧才華鈍三年句不成

縣學東軒

莫道東軒惡朝來意欲迷平田飛白鳥高木叫黃鸝林
闕孤峰出簷低遠樹齊雖然有佳趣那似海門西

江上

敗絮滄江上柴門落日中
論文誰與共覓句不須工
壯思如秋葉搔頭似老翁
崎嶇村浦路敢自說英雄

陪范明府與諸同官飲新亭是夕以莞爾榜之因

賦此詩

把燭新亭下迂踈

一作踈狂

聊爾歌酒緣人品勝官要野情

多燕豆客俱好漁竿人亦過
誰知武城笑深自惜蹉跎

瑞峰院夜語奉酬鄭簿

百級上層巒呼鐙同所歡
甕杯真有道行李似無官
妙語勝熊掌疎才愧鷗冠
古人相見意不作酒肴看

江樓陪范長官宴自警一篇戲呈鄭主簿

幾回過海上此日暫躊躇
未盡尊前酒還奔使者車
官人無少暇賤子敢安居
一畝芭蕉圃如今要自鋤

奉送范宰秩滿還東陽

語違今幾日猶更上層巒
一作戀 征鞍情自緣君子吾非送

長官衝寒去程遠惜別賦詩難
政拙為遺愛留將識者

看

翁丈柔中同姪昭文相訪留兩日既別贈以詩

委巷無過客明燈迎此翁驩欣屐齒折羞澁酒餅空燒
芋隨家法論詩到國風胡麻煮清棗更擬故人同

網山二首

風濤生長處土地屬東隅樹樹懸魚網村村吹鷓鴣酒
旗孤嶼見書卷一山無欲趁雞豚社深慙身業儒

其二

屋舍高低住比隣活計同

一作衣裳
結束同

苓箬嫌月白螭螬

要霜紅吠犬隨村落賣魚成老翁地鹹耕種少海熟抵

年豐

前此和李倉詩序某欲於網山下結茅為屋空乏
之人徒然有此念耳新詩餉我便催促為此行且

以輞川鹿門為同日事令人轉有終焉之想今欲且畫
網山圖掛於西壁下篇詩斗酒日游其間此便可以呼

網山處士也買山一
件徐問之未晚耳

續夢中所見兩句

長劍歌明月吳門一夜過紅樓何處是為說馬關坡

記九月二十五夜夢中作

藥圃幽人徑桃源處士居歲時雖屢改蹤跡尚如初

延慶寫真贊二首

住山頭欲白何爾太邪揄却厭舊時面丹青別換模

其二

秋雨秋山夜縱縱自橫橫平生無罪過不合去為僧

春晚招石門陳居士森遊麥斜巖破新茶因讀南

華齊物論二首

叫破殘花深處眠麥斜巖下畢逋前更須汲井開茶共

讀盡南華齊物篇

好好輕衫清晝便短鋤欲乞此來田只應荷蕢無青髮
且謾春風二十年

范公彌誕之辰輒述間巷語為邑大夫壽且俟採
詩者

錦樓壽曲未須吹且聽江邊老婦詞但願年年好官長
一如官長在官時

同范長官鄭主簿送戰船至鹽嶼江上奉酬應尉

相送長江風浪輕
尉仙真自好心情
四更明月宿何處
魚骨山前第一程

題長樂縣靈峰寺望日亭

庚子十月十六日作

雲母江邊有草亭
分明見得日頭生
一村籬落更何處
此已無天只水聲

題嚴子陵釣臺

莫向金門傲冕旒
歸來却要著羊裘
乾坤不是劉文叔
那得長竿釣白頭

林井伯母生日口占

由來此母如吾母再拜一卮復一卮最好年年作生日
碧蘭黃菊與同時

淑人生日口占

方朔曾為老侍郎麻姑來降紫雲香壽杯今日逢長至
款款長年此日長

重陽次日登城山

城山飲罷冷侵衣湖上重來月滿卮未愛疎籬黃菊日

金匱山房詩集
卷一
最憐秋水白雲時

重過紅泉

憶昔嘈嘈來拜經
秋燈秋雨苦吟聲
如今秋雨秋燈夜
大半當年猶未生

秋日題

漠漠騷騷如卷砂
當門枯木見巢鴉
秋林最怕風吹盡
一直愁心無樹遮

九日下水

黃花時候苦思鄉
急水還家一日強
不道南風打頭上
客船搖櫓作重陽

草堂老人和仲平頭七十宴客綠煙亭輒賦口號
一章以為草堂之壽

今年七十多青裏
莫把仙翁一例看
再拜尊前為翁舞
草堂最好是無官

辛卯歲應舉過西峽渡

白鹿山頭雲欲頽
峽門灘下水如雷
錦囊破裂元無用

金定世居全言 卷一
席帽嶽崎還更來我自未能逃世俗人誰便解脫塵埃
扁舟且趁牛羊渡莫問如今第幾迴

寄精嚴谷堂

惟願

老宿二十年欲訪谷堂觀筆法

因循去未得偶逢水西客
沉吟久之因寄此詩
隔浦娟娟古佛廬幾迴欲去更踟躇
欲誇柳氏元和脚
要問隋僧智果書見說交情多雋達
每慙識面尚生疎
山頭紅葉知無限可許閒人暫寓居

寄范都廂

南去封題久不聞
北來數數聽寒暄
聯鑣太白三千首
擊柝長安十二門
飛觀凌空天子國
輕帆半日女兒村

淵明好趣柴桑近
官職高卑

一作低

未要論

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

奉陪嚴陵史君楊校書興宗囊山夜語一別數月

欲再見不可得因寄此詩

庚子十月作

鄉塵一語竟何曾
却向他州逢李膺
白馬千山綠鬩相

先生之喪史君來弔往返數十程故有此句

朱幡四海有嚴陵
鵝湖猶記通

宵雨虎石還同半夜燈
素髮相看纔兩度
不知再見幾

時能

楊校書云要得一書藏石室為緣新說自金陵

秋試後再寄林井伯

方國三年一合圍，園門屢戰定高飛。
人如我友無青眼，天豈斯文厭紫微。
苦縣老聃終遁去，敬亭小謝未須歸。
丈夫謀宦非身計，荔子山前有綵衣。

送井伯赴上庠

紫微巷口送征鞍，白社村前荳葉寒。
一賦雕蟲如癸水，井伯曾作桂林賦。
千山羸馬上，長安短檠已自甘。
投老健筆胡

為未得官鳳閣起家緣六館州人更欲祝東戀

井伯自號東戀

子

得舍弟行可云之鹽官病後書

荷花開盡蓼花紅遊子今年秋又窮千里病眠鴻鴈影
一書愁殺月魚翁天寒好處予煨芋日落何山汝轉蓬
名利不成作歸計先生已老海門東

舍弟客臨平

憑誰為問鵲鷓原燈火三更殞淚痕天遠未知萍梗迹

書來說在藕花村年華似汝寧為未場屋如吾已懶言

壁水

井伯時為國子生

故人今北去短長門戶好同論

吳僧道潛詩云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故詩人以名其地如柳惲云汀洲生

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號白蘋洲

借冊井伯

吉貝城邊寄此身

一作冬復春

故鄉歸少異鄉親蜀無擔石

雄何苦洛有書船孟不貧綠水孤村何處客白頭雙闕

老門人令狐冒雪成圖畫還

一作可

許渠儂續

一作接

後塵

憶浮家洞

萬竹蒼蒼鳥鳥啼一江渺渺薜蘿西
幽懷動處蘭初長
好句來時月已低
年歲却從為客盡
家書長是倩人題
疎鐘日落孤村立
秋燕梁空歸思迷

寄表弟章由之為理曲堆屋廬

苦來為客竟何為
宅舍荒村誰與治
別墅雖無輞川畫
生涯堪入杜陵詩
身如燕子年年去
家似漁舟處處移
丹井西頭曲堆下
更煩歲晚定疎籬

送林子方秘書折赴廣東提舉

乘輅嶺外丈人回奉使天南學士來萬里家聲蠻子洞
一門旌節越王臺驛辭瀨口初逢菊界入潮州定折梅
莫恠襄陽負韓約芸香又好賜環催

次韻奉酬致仕通直吳七丈上元所寄之什

空齋自合冷如灰何物龍鍾似不才日日讀書無處用
年年作客幾時迴君為諸老先生行我在當初最後來
可忍殘春對者舊不攜斗酒去相陪

次韻致政吳丈悅之
和林縣丞襄丹桂非特之什
青山湖上宅丹桂月邊枝
菊藥元同日桐花却並時
鵝翁不俗蠟鳳子多竒
須信三秋好先從數月期
藍田一廳壁黃卷五男兒
問禮當年事芹宮未頌僖

次韻奉酬林仲雨

年去又來三月強詩成未了寸心狂
已無精力能穿鵠尚有頭顱可牧羊
老柏縱教逢歲晚幽蘭本不為人香
東膠待補猶堪戰莫道今無識繞梁

仲雨次韻云萬事不成嗟畫虎一官

那得似
驅羊

謝林守

元仲

架艾軒先生祠堂

雙闕已嗟秋草邊
兩楹誰作麥堆前
幸逢皂蓋行春日

如見紅泉講道年
工部先生天下士
莆陽太守大夫賢

斯文直待斯人出
千載名聲與共傳

林守詩云原上卧龍無起日柱頭化

鶴見何年

再用前韻和林守

清詠重重畫戟邊
芳題短短竹籬前
政如美稷西河日

詩到黃初正始年
滕國已歌慈父愛
韓門更感使君賢
銅魚好句關風教
已嶺賡酬只浪傳

奉寄雲安安撫寶文少卿林黃中

栗

泥封款款下青冥
却許麾幢換使輶
夔子城頭開幕府
杜陵詩卷作圖經
十年去國未還國
萬里長亭更短亭
可信明時好人物
亂猿啼處是州廳

滕王閣懷古奉呈撫州別駕兼簡戶曹

城連帝子閣西頭
水遶南昌故郡流
山短天長鷗鷺小

夜深雲淨月星浮
澹臺墓暗竹根古
孺子亭荒荷葉秋
漠漠滄江無了日
哦詩莫苦替人愁

江西試罷還故里
八月二十九日過飛猿嶺連日

遇雨

萬里崎嶇愁不禁
飛猿更聽雨淋淋
剩將暑藥涼無用
未著秋衣寒已深
刻鵠雕蟲成底事
牧羊餒鴨負初心
還家漸近病漸好
得句自題時自吟

秋試罷重九過滄峽

野澗村歸如暮鴉路沿溪曲似春蛇不諳水土愁多病

一作

屢眠野館
愁為客

忽聽鄉談喜近家一帶青山將屋繞數行

一作

莖綠竹倚門斜年年逆旅逢重九今歲須看籬下花

同安撫趙子直汝愚餞朱晦菴於懷安二首得重

字

祖帳寒梅白未空已看新葉綠重重八州斧鉞送行客
十里旌旗遶暮峰北斗獨高韓吏部南州爭慕郭林宗
一時賓主俱豪傑敢道招要到野農

虎夷長想蕙蘭蹤螺渚幸修桑梓恭詩造本情天下誦
學傳正統世儒宗三山過客日無數四海聞人此一逢
官燭行行送歸路半村無月海雲重

別莆陽史君林宗丞二首

下筆翩翩如史君年過五十始朱輪蜀山久託無家客
滕國曾為負耒人先在福倅脫印忽聞過我里攀轅尤更甚
州民乍晴乍雨黃梅道好聽泥封下紫宸

扶羸十日候行期瓜葉初生荷滿池別袖難禁須進酒

離情未足更題詩
飛鸞渡口還家後
老鼠梯前到闕時
士論民謠如皦日
甘泉直上豈容遲

別林黃中帥湖南

清秋緩轡馬如雲
論定忠邪黑白分
湘水傳呼新刺史
霸陵改觀舊將軍
平生孤節人難到
自此一番名愈聞
定有詔書催入覲
不勞下擔楚江濱

代上陳給事峴二首

謝安舊宅翠雲環
復見新牆月樣彎
市近豈容三島客

樓居須向九仙山去天尚鬱金門步計日催歸玉筍班
好與衣冠添盛事一門三府照人寰

雲錦軒楹蘭玉階暫從仙仗下蓬萊良辰歌館聲聲起
明月粧樓夜夜開天上李藩批敕手蜀中嚴武搃戎才
曾知成都可教問舍悠然去即下紅泥促召回

暫還網山井伯以詩送別次韻

暫著芒鞋歸故丘新詩吟罷恍如秋麥堆去後惟君勝
荔子紅時送客愁好句合教吾北面生年長恨海東頭

如今別袂應須惜一日能留便少留

網山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網山集卷二

宋 林亦之 撰

挽詞

艾軒先生侍郎

典刑還似魯人初四海衣冠歸坐隅
涕落寒蕪嗟不見月明蠨井白雲孤

菖蒲對客尚從容明月紅泉夢已空
縱是千年有豪傑

六經人物只斯翁

繡衣曾出黃梅嶺
金印還游紅藥階
勲業至今人道說
幽懷長是在空齋

黃柑時候曲堆村
長憶籃輿到華門
恰是今年去年日
野螢衰草弔寒原

青龍陳君次膺四首

明月青燈合浦村
北人惟此讀書園
竇家風義人牢落
多少衡門欲斷魂

誰解題封忠敬堂長安白髮紫微郎斯名似不緣渠作
却最關渠泪數行

胡為春渚夢初回却是行舟恰到來數盡長亭過閩嶺
夕陽愁殺落花臺

欲哭窮靈何日時長江望斷涕沾衣夜香樓下如重到

鶴叫三更人已非

君嘗以合浦書堂謁名於艾軒老人
老人目之為忠敬堂蓋取武城之人

其待先生如此忠敬也斯名不緣我而生實以丈人
視此事為無愧色夜香樓落花臺謂君之東園也

鮑待用

明之父
四首

一經教子已青裾况又行年七十餘恰好遭逢身却死
北風門外只長嗟

去年一笑荔枝園今歲重來是墓門縱有青青舊時樹
已看斜日照黃昏

寒村夜雨斷人煙却有纍纍哭野田一飯誰能弔衰草
似君此事至今傳

讀盡東床一卷書不妨蹤跡向來疎劔津紅帳為門戶
想得多多送葬車

光澤朱君

諱廣字師言
一字少裴

四首

諸老蕭蕭似卷塵不堪再見素旌新
白頭縣尉笭箬浦
夜雨寒牕是舊人

長記前回過我廬艱難步履喚兜扶
莫將馬箠敲門去
寒水無人野嶼孤

為官長者得聲名唯諾公堂如父兄
欲作汝南耆舊傳
不須多語盡平生

迺翁飛旆過前村一婦隨車一在門
何處人家有三柩

鬪髀山下合銷魂

趙路分

丞相汝愚之父

三首

三月餘干花草春天遙莫問謫仙墳長簫不要吹哀些
愁殺江東日暮雲

苦學聲名聞搢紳傳家况復有麒麟漢廷玉牒先多士
數盡慈恩只一人

每誇愛子對人言東觀同游有艾軒我向菜場聞此語
斂襟西望轉銷魂

林校尉紹老三首

落日平田何處村竹牆繚繞是高門莫言雞黍未相識
一聽悲歌自斷魂

白浪漫天眼自驚吳兒一見欲飛鳴何人為迷膠西事
十萬樓船有姓名

華屋共言清淨想長途還作去來緣念君陰德有如此
何事春風却短年

林少朋三首

海陽四十弟屢約為海崇之集斯人不可見而公亦云亡因賦此詩不覺

浩然兩
悼之

年年二月看花時野笛小園長短吹誰道今年看花日
鞦韆門外鼓聲悲

聞說當年歌鹿鳴黃花八月牡丹生何人為續夷堅志
好向橋東問姓名

幾回欲去醉花傍此事如今轉渺茫不獨哦詩弔金谷
更令掩袂憶劉郎

余倅父子鳳二首

廬陵別駕有慈闈到處官亭見綵衣總為青山能送老
不知黃壤却同歸

誰唱雙棺薤曲悲前聲未斷後聲隨人間父子情何限
可忍長簫逐箇吹

盧氏母二首

為語歌鈴過野田不須淚眼更懸懸人間催促如風葉
誰是平頭八十年

小徑幽幽竹遶門閨樓終日總無言若教誦得維摩句

應愧平生費討論

哭故人曹十九秘校叔明海陽四十弟自潮州送
歸樞未有哭詩故人於海陽為甥舅也沉吟感
涕因併以弔之

海陽天外已傷懷

海陽章
闕之

白水牆頭轉自哀却是人生

難得好兩年只見哭聲來

泪眼纔乾更哭君殘陽破寺起愁雲故人海上能多少
已見江南有兩墳

小練林承事文炳父二首

薤歌纔唱已堪嗟，莫道生平隔海涯。
曾向網山圖上見，蛇門東去是君家。

生前莫問劉郎浦，死後還看孟母隣。
遙想新靈穿海出，浪頭如屋自愁人。

曹不占二首

年年除莫即相呼，夜語如君不可無。
為報歲寒同社客，今年不要作牝爐。

有時街上斷行人猶見敲門訪子雲一種傷心向誰語
夜闌燈火只思君

鄭氏母二首

片片花飛上已村誰將雙淚哭寒原明朝況是初三日
好把流杯為續魂

畫樓最好綠波前萱草還看白髮生更說列御太常老
吁嗟一曲與人傳

曹廷輔二首

里巷相聞長者聲
春風更有女蘿情
殷勤為作愁腸曲
白日西頽月又生

綠水白鷗三月天
哀簫長短使人憐
草鞋踏雨同歸去
此事如今十五年

盧助教質夫二首

山中香火今誰在
那聽殘春薤曲新
第一傷心惟此老
父時諸客已無人

毗耶鈔軸五千卷
淨几焚香心自閒
蠟燭燒殘春夢斷

逢逢哀鼓弔空山

方提舉公美

馬上姿容河朔風
吁嗟不見夕陽紅
長江自小為隣舍
昨日歸來無此翁

橫路林少臯

十年騎馬畫橋歸
長記朱樓傍水湄
今日悲吟想君屋
一如騎馬十年時

鄭唐仲

三閭未死已招魂却是狂夫不要論誰肯將身緣問道
十年卧病菊花村

夏循矩先生

歎惜青燈下偏旁古字通讀殘五車去贏得一生窮末
俗輕前輩何人念此翁傷心舊時宅颯颯已如空

林伯謨

幽情千木外巧思百花前好事如吾子傷心歎蚤年桃
蹊親意悅薤曲里人憐半夜悲茄起涼天野月懸

古龍孺人曹氏

林高
舉母

寒原何處哭下馬欲銷魂
白日數行泪黃柑十里村
傳家猶墨綬聘婦盡朱門
似此何多恨空溫不要論

孺人鄭氏

林牧
之母

國子先生宅相傳此母賢
一哀孤嶼下再拜十年前
舐犢貪書卷飛鸞慰暮年
夕陽聊寓曲終要到新阡

丹井陳子白母二首

哀曲梧桐夜何年
首偕盤敬夫前輩重好客
婦人難十

月明朝盡孤墳落日寒鹿門催作黍此意竟長嘆

其二

嫁娶比隣近門庭古木幽葉砧舊相好蘭玉久從游雙

鶴來何處孤鸞不到頭通家丘嫂行愁涕白雲浮

陶侃母憂

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松林林巖叟

誰學陶朱去梅花古戍旁平生疎几杖哀曲損肝腸稚

子青衿雋東床綠袖長四更笳鼓動月白水茫茫

楊嚴州母

生長大夫宅來歸御史門
吾兒天下寶此母里人尊
九嶺三江外孤雲片月村
同鄉無見日他國賦招魂

宜人姚氏

余倅之母

別駕歸來日連年哭九原
白頭如此母丹旄只諸孫
燈火檣榔市簫笳梅子村
比隣惱鵝鴨還阻弔幽魂

林義夫母

孟母何曾憾生前錦軸橫
東征鳳毛好西府玉昆榮
貝

葉忘言處金床寫水聲十年堂上客一曲自悲鳴

方士登母

傷心來計日各各為

一作
淚

沾衣慈母夜長訣郎君客未

歸短山長笛慘青草素旗飛料得楚人些連篇說斷機

清遠尉林昭遠 孔章

一宦辭南海蕭然百念枯里閭稱長者門巷似窮儒死
日分明去生年爾汝無傷心哀鼓動寒月野園孤

迎仙致政王修職 衛

晦德香泉下秋風知

一作今

幾回襟懷如阮達門闕自唐

來立馬曾交語寒蛩重一哀生前雙錦軸亦足慰蒼苔

黃司業定

未作鵬飛萬里程一時英俊已錚錚只應傲雪凌雲氣

合得驚天動地名明月酒杯如李白暮年官職似陽城

秋風癸亥古祠下多少行人淚眼盈

韓退之癸亥年守潮本朝陳文忠堯

佐及黃魁並以是年出守故此郡有三癸亥祠

戴少美

晦之父
黃石人

一聲哀管水邊聞，忽憶秋風留月軒。
洛下書生來問字，襄陽耆舊亦過門。
遊梁無限通宵話，訪戴如今何處村。
縱使鸞封到幽壠，白雲荒草不堪論。

陳伯順夫婦

晴春相一作見未多時，忽嘆霜蕪雪屋非。
僵瑟樓前方悼往，吹簫臺下竟同歸。
讀書歷歷向秋樹，織錦悠悠空曉機。
須信人間伉儷重生年，死日不相違。

陳仲罕母

橘林霜後欲寒天

一作黃柑時
候欲霜天

多記陶家作客年碧水

青山如昨日白雲紅旆是新阡
鴉鳩七子母恩重寡鵠

孤巢婦德賢最苦哀簫老松下
漫漫瞿麥雪平田

洞簫賦孤

巢寡鵠
嗷乎其下

稚春母鄭氏

他誰天外哭聲長有客歸程何太忙
同爨情親如五服
升堂義重比諸郎昔人澆薤蒸梨事
即我浮家泛宅傍
嘆息白頭陶母意中秋三日轉淒涼

蔡以之母

隣母悲歌長短聲
客窓聞此夢魂驚
新鄉誰共雞豚社
先世由來香火情
薤曲縱教如宋玉
里喪終是愧陳平
傷心起望秋雲亂
愁斷千山幾日程

章徽之妻盧氏

蒿里歌蒿里曲
長簫悲奈何
短草歎不足
少年款款嫁
夫婿
今夜屋簷何處宿
蒿里歌蒿里曲

網山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網山集卷三

宋 林亦之 撰

論

舜

古今之論聖人者莫不以聖人為生知非自於學問而然也竊謂此言乃禍天下之言也舜為聖人矣舜無一日而不學此舜之所以為舜也舜之所學無書傳可見

孟子論舜謂如深山野人吾嘗即是而知舜之所學夫
人小富貴則容色更改非如曩時意氣揚揚不可拘束
又况朝而茅檐暮而黃屋夜而藜羹晝而玉食而氣象
常如深山野人非其所學有至於是豈無所動其心此
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則凡而一切皆不能動吾之心非
其所見有大於堯之天下烏能如是乎古人之學必至
於此然後謂之至學未至於此其英雄豪傑雖出於百
王之上亦不足道也已舜之微時所謂耕稼陶漁莫不

自為之是舜於此時已斷斷然終其身不復有他想矣
耕田捕魚可以老可以死無有餘不足之事及其為天
子也我猶夫人也我何所加益焉故處天下之極貴而
其心常如在田舍時也是窮亦舜也貴亦舜也窮之與
貴一去一來而舜則無窮也古今人物如巢許長沮桀
溺荷蓀丈人四皓巖子陵陶淵明之徒是亦無所動其
心者彼以山林為可慕軒裳為可惡有慕之之心又有
惡之之心是動其心者也舜則無所慕亦無所惡故無

所動其心是之謂聖人也舜之此心蓋與天地鬼神為
同本愚夫愚婦為同出朽枝槁葉為同根至乎此者謂
之聖人知乎此者謂之賢人同此宇宙誰獨且無是心
哉學者能於一食息之頃靜而存之則舜之此心去之
千載有如皦日也作舜論

文王

古之人有不幸而處君臣柢隍之際而終焉無可愧之
事者其唯文王乎商之季年天地如膏火生民如麋鹿

父食子之骸兄飲弟之血仁人君子痛心疾首孰不引領而屬之文王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江漢之國汝墳之域莫非文王之民也文王一舉手則易死而為生更亂而為治去憔悴而為歡欣文王何憚而不為之乎文王之事紂方且如舜之事堯戰戰惕惕不敢少慢德彌盛而身彌屈民愈歸而心愈畏君益昏而臣益恭者文王之心也文王之心苟或不然則天地其易位也久矣曹操司馬懿劉裕高歡之徒不獨見於後世矣君臣之

道經也非權也謂之經則萬世一定而不可易也使經而可亂則足可以為首蒙可以為衣功屨散屨可以為毋追委貌老婦之盆可以真於室之西南隅也或曰文王誠是也湯武其非也耶曰不然民飢則死民渴亦死民飢而必食之民渴而必飲之湯武之心也民飢而不敢食之民渴而不敢飲之文王之心也湯武之心如四時必至於變焉而後已文王之心如夏暑冬寒無時而可變也文王之於紂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雖羗里之囚

亦所不拒也後之為人臣者功高業鉅事涉可疑則有不朝者有召之而不至者况欲殺之而可致之乎文王者諸侯也人臣也生死之際非文王所敢知也如范蠡之扁舟遁去張子房之閉門謝事雖或可以保身然亦非文王所敢知也范蠡之去似可全身然卒使後世君臣猜忌百出無一日相安者其患自范蠡始也越王之不可與處想未必如紂之甚也紂而可事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文王之事盛德之事也舜不以天下而動其

心文王亦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嘗謂武王似湯文王似舜其是之謂也非其所學俱至於是則其出處何以如是之同也作文王論

周公

人心一也有所謂限量之心有所謂天地之心限量之心大小雖不同而終歸於有所極天地之心無大無小茫乎不知其所極也世有終歲飢寒容貌可悲一日遽然而飽則率爾高言輕侮閭巷此固愚甚不足道者有

終身檢束不出乎繩墨不違乎六經亦似有所識者及夫祿盈位崇則隄防愈密憂懼愈多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是人也謂之非君子固不可也惜夫限量之心極於是矣安得不為爵祿累乎安可以語周公之事乎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天下之貴至此極矣而公之自視不啻如布衣故處人臣之崇荷天下之重而公之心無有餘及四國流言之變且以公為不利於孺子天下之禍亦至此極矣公乃東征以避之公之

視去相位如土委地故當患難之衝履危險之叢而公之心無不足以無有餘無不足之心而論之是公之心天地之心也非限量之心也限量之心譬如舟馬有可以勝百斛者可以勝千斛者又其大至於萬斛者過此則不能勝其任也天地之心汪洋汗漫無所紀極春夏之生百物豐萃不見其多秋冬之殺百物凋落不見其少公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公之心也故處富貴涉患難無有餘不足之義也堯舜禹湯文武生而為帝

王未嘗有所喜以偶然所遇之時如是也於吾何所喜
仲尼生無一日如其意未嘗有所悲亦以偶然所遇之
時如是也於吾何所悲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心天地
之心也周公之心天地之心也故亦何所喜何所悲云
爾學者欲學周公當先求夫此心則周公不難到也不
然位愈崇而身愈屈勢彌盛而禮彌卑人謂其似周公
吾見其去周公愈遠矣此不可不審也作周公論

孔子

以一世為事業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以萬世為事業者孔子是也夫數聖人者生而為帝王及夫異代則血食所不及孔子生無尺土死之日宮廟徧天下以栖栖旅人何為而有是耶唐虞之世皋夔稷契同時並出湯之世有一伊尹者周之世有太公召公閔天太顛散宜生者如雲蒸雨至蠅沓而出是有天下者乃可以收天下之士洙泗之人藜藿不飽一時英傑何所慕而俱至耶况顏淵閔子騫曾參原憲冉伯牛之徒是不獨為三

代人物所謂唐虞氏人物也以匹夫寒餒而羣賢並集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故嘗謂堯舜事業夫子其優為之夫子之事業雖堯舜不能自必也孔子之道可以寒而死可以餒而死或僥倖為一飽之計仲尼不為也是而施之堯舜事業何所不可以一身為萬世法以空言為萬世法堯舜其能自必乎故堯舜禹之道禹之後則無傳焉湯之道湯之後亦無傳焉文武之道文武之後亦絕而不傳夫子恐吾道之絕於後於是聚天下之

豪傑而傳其所傳此夫子之道所以至於今而未絕也
夫子之道不絕則數聖人之道有所託是豈不賢於堯
舜者乎雖然千載之日知其道者幾人哉或索之簡牘
之上或求之簞簋之間嗚呼是皆所求者末也夫子之
道不在乎是也予不意夫子不遇於一時又不遇於後
世也然則夫子何求者乎哉曰夫子之不遇於魯庶乎
後世有知我者或後世無知我者吾又待乎後世也終
此天地豈無知我者乎此夫子之本心也此夫子以萬

世為事業者也人於少年不得志則悲愁無聊若不可
以生况能待其老乎又况此生之不遇而能待其後世
乎又况後世之不遇而復待其後世乎此夫子之道所
以空天地窮古今前乎此無有也後乎此無有也作孔
子論

伊川子程子

孔子之後百有餘歲而七篇之書出孟子之後千有餘
年而程子之學興大道之傳蓋亦有時非人力可為也

然孔孟生於衰世當時無有識者此無足恠也伊川生於明時一代人物炳然如華星雖東坡之賢尚竊非之况許其知道者誰乎乃知天下隨俗之人多而獨見之人少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於程子不敢有毫釐異同之論然伊川之門謂學文為害道似其說未必然也盖自有天地以來文章學問並行而不相悖周公仲尼其兼之者乎自是而後分為兩塗談道者以子思孟軻為宗論文者以屈原宋玉為本此周公仲尼

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闕而不全者也請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者六經之文則春容蔚媚簡古險恠何者為耳目易到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於文也苟工於文章而不知學問則大道根源必闇然無所識通於學問而不知文章則古人句讀亦不能無窒礙是皆未可以談六經也故太史遷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愈之徒文非不工也而道德之奧茫昧無所見其不可以談六經也明矣程子以學文為害

道則於六經淵源雖極其至而鼓吹天地謳吟情性又將何所託也是安得謂之集大成者乎故六經句讀亦不能無窒礙也孟軻氏以來千有餘年乃得一程子惜夫恥於論文故六經事業亦或有闕而未備者信乎此道之難也學者欲無愧於六經無慙於周公仲尼則學問固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為末技也作伊川程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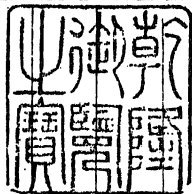
浮屠氏

孟子辯楊墨而楊墨之害熄韓子攻釋氏而釋氏之學

熾楊墨之學儒者之學也楊墨之賢孟子之所深知也
偶其所見之偏故孟子一鍼其蔽雖楊墨之辯亦且無
所容其喙况學楊墨者乎韓子之不知釋氏徒以空言
亂人視聽適所以為贅也中國之教西方之俗是本不
同此不足辯也韓子乃合中國夷狄而並論之宜乎不
足破釋氏也西方之俗予已置之勿論矣所可悲者中
國之人而為西方之俗也西方之俗豈無父子豈無夫
婦浮屠氏者西方之豪傑也其始亦有父子夫婦如人

家室然也其終則逃父割妻毀滅形骸邈如浮雲不復
為人世之想雖其須髮必且盡去而後已是浮屠氏之
見偶然如是也彼學浮屠氏者亦去其須髮不娶妻不
長子此何為者也謂須髮為吾之累則天下百物何者
非累乎謂去須髮為得道則有須髮之人皆謂之害道
可乎西方之俗本無禮樂故西方之學者一切寓之無
禮樂此不必論也中國之人亦何所見乃裂其衣冠去
其須髮其無知也抑甚矣故常不恠夫浮屠氏亦不恠

夫西方之學浮屠氏者而深恠吾中國之人學之者之
過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下車欲與之言是接輿者
乃吾儒之所謂狂者故夫子欲與之語也六合之外王
者所不治况以口舌辯之乎故韓子之強辯適所以為
贅也曾子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至哉斯言也吾
於浮屠氏亦云作浮屠氏論



網山集卷三